

高铁修到我家乡

岳伦春

半生不熟的红薯或是土豆，便一路小跑到学校上学。从我家到乡小学校大约有五六里地，这是一条崎岖蜿蜒的乡间小路，留下了我童年美好而又苦涩的记忆。上学时是下坡路，我们象一只只小老虎，嗷嗷叫着一路小跑一溜烟就到了学校。可下午放学已是两点多钟，常常饿得浑身乏力，象霜打的茄子蔫不拉叽的。

从学校出来是一段路，与伙伴一路打打闹闹，不一会儿就到了一座名叫狮子包的山脚下，这里的山路曲曲折折，又陡又窄，象一根挂在树枝上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绳子，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硌得鞋底生疼，有次脚崴了，肿了几天才下到地面。越过狮子包后是一片红土地，阡陌交通，人烟错杂，有农人涂抹的画屏，有时实在饿了就偷偷地刨地里的红薯或是落花生裹腹，但也少挨骂。走出这片田园，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阳光在小路上洒下斑斑点点的图案，似邻家小孩的信笔涂鸦，不时有雀鸟在树枝上欢快地鸣叫着，天冷了就捡来干树枝和松针取暖，最让人难忘的是那烧黄豆的香味，至今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出了这片唯一保存得完好的封山林，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家里的炊烟了，迎面是黄土筑就的上坡路，尤其是雨天很滑，走一步要退三步，常常摔得嘴啃泥，有时一脚踩下去，陷进泥土里，用力拔出来时只剩光光的脚丫，干脆把鞋子提在手中，手脚并用爬到家门口时，已成了一个浑身湿透的泥娃娃。

童年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转眼间我进入到区重点中学上初中。学校在我们村子后面海拔1000余米的高山场镇上，相隔三十多里路，我寄读在学校，每逢周末回家一次。

还记得那是初一下学期开学，我刚满十二岁，正值正月，人们还沉浸在浓浓的年味中，吃过午饭已是下午三时了，我独自一人依依不舍地离开父母，背着一床厚厚的棉被和10多斤玉米(这是两个星期的口粮)就上路了。那天天空飘着雪花，路断人稀，我气喘吁吁地翻过家后面的一座大山，浑身已大汗淋漓，双腿象灌了铅似

的。只见远山白茫茫一片，农家屋顶的几缕炊烟，晃荡了几下后，很快便钻进灰蒙蒙的天际了，偶有乌鸦的“呱呱”声从天空划过，让人毛骨悚然。

当我到达小地名叫“黄土包”的地方时，天已黑下来了，这是一片大森林，林上以挺拔的松柏为主，间以灌木，林中万籁俱寂，只有我踽踽独行在雪地上的“咔嚓咔嚓”声，微弱的雪光照着我前行的路。途中几座坟墓横在路旁，不禁感到阴森恐怖，害怕有鬼怪跳将出来。经过一座坟墓时，我凝神敛息，目不斜视，低着头赶路，低到雪地，低到尘埃，渴望自己土行孙一样从地底钻过去，蓦地传来积雪压断树枝的“咔嚓”响声，我吓得汗毛倒竖，恐惧瞬间电触似地袭击全身，神经绷得紧紧的，就象一张拉满弦的弓，稍一碰触就会断裂；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似要蹦出来，只想快步离开，可背上的被子和粮食似有千斤重，压得我挪不动半步。

雪花仍在凛冽飘落，雪越积越厚，冷风灌进我的脖子，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衣服象铁皮一样裹住我瘦弱的身子，冻得浑身僵硬。当我梦游一般踉踉跄跄地逃出这片魔鬼般的森林，看到前面有阑珊的灯火，一种温暖缓缓升起，我几乎是一路狂奔到一户人家，那是我一个远房亲戚，进屋坐在他家熊熊的炉火旁，我象走丢的孩子见到父母一样，所有的委屈和惊吓瞬间化作滂沱泪水奔涌而出，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他家里一众客人惊愕地看着我不知所以然，那个亲戚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问：“哪个回事嘛？莫哭莫哭。”我止住了哭声，仍旧不停地抽噎着，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吃过饭，夜已很深了，我谢绝了他们的挽留，一步一挪地又走了七八里蜿蜒曲折的泥泞小路，来到学校已近熄灯时分。

几番拼搏，初中毕业我从家里走到区场镇，然后坐中巴车到县城参加中考。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那天阳光灿烂，天空蓝得象宝石一样，远山如黛，峰峦起伏，犬牙交错，路旁的小花开得热情奔放，经常喝的那眼泉

水更加清冽甘甜，这条长长的山路也不再遥远了，大有“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之感。

后来，我上了万县地区的一所中专学校，第一次看到了滔滔涌涌的长江，踏上了西去的轮船。寒暑假，我从县城乘车到区场镇，再走路回到家，没过几年，我的家乡三溪也开通了班车，虽然颠簸，但少了跋涉之苦。毕业后我留在县城工作了几年后，到我家的村子也通了机耕道，可通摩托车和农用车。又过了几年，到乡上的公路铺上水泥，后来又铺上了沥青。

前几年，到我家桂坪村的村道也铺成了水泥路，再回老家就畅通无阻了。2014年，渝宜高速全线贯通，从我的家乡三溪到楚阳互通上高速，半个小时就到了县城，到湖北宜昌也只需两个小时了。从此，我的家乡插上了高速发展的翅膀，场镇面貌焕然一新，一条柏油铺就的街道依偎在河边，当年的小学也推倒重建了，还建了初级中学，原来的土墙瓦房不翼而飞了，一幢幢新的楼房拔地而起。

2016年11月28日，随着隆隆的机器轰鸣，联接中原大地与西南地区的高速客运大动脉——郑万高铁巫山段正式动工，它有三个隧道经过我的家乡三溪境内，其中桂花坪隧道贯穿我的村庄。站在中铁十八局二项目部承建的巫山隧道口，与桂花坪隧道口隔河相望，一座桥梁正在缓缓上升，一条小溪潺潺而来，又向远方匆匆而去，只见两岸山峰巍峨耸峙，直插云霄，山上草木葱郁，错落半山的红叶漫卷，“霜叶红于二月花”，在阳光的照耀下，却也十分美丽。

而今，高铁修到我的家乡，不论到中原大地，还是去首都北京，都可朝夕至，“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将不再是梦想。



诗雨 在巫山高铁站(组诗)

李成燕

多少人来，想看火车的风驰电掣
比不比得过时间的脚力
堪比重庆北广场的宽阔坦荡
神行太保有了足够的歌足之地

轨道上
来自重庆和郑州的火车呼啸而过
时间准确滚过黏帖的凹槽
奔跑沦陷于凸起和超一流漩涡
心无旁骛把跌宕，归还群山万壑
呼啸不会只是小说里的山庄
也不只是站台
那时代的声音优雅，请南北对开

我安静呆在广场
除开和神行太保说了一会话
其余，都在用蓝楹花瓣做一道
关于行程的简单算术题

站在桂花高铁桥下

火车从头顶呼啸而过
这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的县城
被火车轰鸣；声音由近及远
另一种声音由远及近：
中国——重庆——巫山
我拿一枝桂花香你的由南向北
或相反，深嗅是最好的慰藉

现在我只做一件最喜欢的事：
把香气搬上火车，送到远方去
月宫里的吴刚因为走不了
故意弄出寂寞的声响
嫦娥飞天已久，她怀里的小兔子
没忘了嘴里衔一截桂枝香

天亮了

——天亮了
你感觉到高铁的运行就像
一个小宇宙
崭新的车厢像一首宁静的诗

有个小女孩在唱晓生生的生日歌
我们贴着车窗读江山如画
高铁又呼啸而过一座桥，一孔洞
一首诗去了远方。一个宇宙
运行平稳，另一个宇宙很遥远
更大的黑洞在黑洞之外

而现在一目了然，所有人都确定
大地的脐带已被剪断
那高亢的啼声如同金鸡报晓
——天真的亮了



飞虹与巨轮

徐永泉

渝东大宁河双线高铁大桥和巫山高铁站，是郑万高铁巫山境内两大醒目的标志性建筑。它们的建成，为古老而神奇的5A级小三峡景区，再添新景和现代气派，为淳朴巫山人民的幸福生活，锦上添花。

看着巫山的今天，看着巫山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不由回想起过去——

读初中前，我家住骡坪区田家公社石印五队，属现在的三溪乡石印村。父亲在石印村校教书，因为开会、购置年货或别的重要事情，他一年会去巫山县城一两次。路线大多是：头天下午从家里出发，走30多里崎岖山路，花几毛钱在长江边小地米渡口的易麻子家食宿；次日晨，乘坐从培石小镇出发，经渡口的“争气七号”上水小客船到巫山。也可一分钱不花就能到县城，那就得“两头黑”，怎么讲呢？天不亮就起床、吃饭，刚开亮勉强能看清路就出发。一路经过小梯子岩、大梯子岩、黄包池、三会铺……直走到天黑，直走得两腿发软，才能走到巫山县城。

我12岁上初中后，巫山和骡坪虽已通公路，但公路等级差，更没硬化。那时，巫山县境内，大宁河和长江上还没有一座公路桥。车辆过河、过江都靠轮渡。

那时车也少得可怜。记得1981年初中毕业，班主任老师带我们预选上中专的学生到县城体检，因为车少，时间不等人，我们沿公路边步行找车。结果走到半路搭乘了一辆货车。

更忘不了的是，参加工作几年后，1989年我和妻子从大宁河畔的千年古镇大昌去昆明旅行结婚。那时没有快艇、高铁。第一天上午从大昌乘坐柳叶舟到县城，下午上轮船，第三天上午才到重庆主城，在轮船呆了三十八九个小时。从菜园坝火车站乘火车到昆明，虽为特快列车，也跑了十八九个小时。来回一趟，光花在路途中的时间就是七八天。

2010年，巫山通了高速，巫山到重庆主城的距离，由水路三十八九个小时或长途卧铺客班车十二三个小时，一下缩短至长途客班车五六个小时或私家车四五个小时。2019年，巫山机场又建成，到重庆主城时间更是缩短到只要半个多小时，截至到2021年底，已先后开通共10条航线。现如今，无论从巫山到重庆

主城，到烟台、广州、西安、海口、杭州、武汉等地，还是要从这些地方到巫山来，若是选择乘坐飞机经蓝天白云轻松穿越，短短半小时或两三个小时，便可满足心愿！

而今，在大宁河小三峡龙门峡西口上空，郑万高铁双线大桥凌空飞越。它，似一道美丽的彩虹，与巫峡口长江公路大桥和龙门峡东端上空的龙门桥遥相呼应，在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的衬托之下，显得何其诗情画意、雄伟壮丽。飞跨两岸的桥拱，又酷似一张巨大无比的弓，笔直的桥面是紧绷的弦；桥面上风驰电掣的一列列高铁，和巫山全县人民以及所有经此而过的乘客，他们追赶太阳、追赶幸福的美好心愿，又何尝不是一支支蓄势待发、嗖嗖射出的箭呢？双线高铁大桥的全面完工，标志着巫山将圆“高铁梦”。

高铁，满足了广大普通人的需求。虽然速度上比之飞机逊色，但比起过去的轮船、长途汽车，甚至高速公路汽车，都是质的飞跃。

候车室内舒适的座椅、高清的屏幕，站外绿茵茵的草坪、漂亮的花坛、宽阔平整的站前广场、停车场……位于秀美的大宁河畔巫峡镇桂花村的郑万高铁巫山站，为中型车站。整个车站，包含站房、站前广场、绿化设施、停车场等，其大小相当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六分之一。

在5A景区小三峡北岸，桂花村好似一湾静港，巫山站在这个美丽的港湾里，犹如一艘巨轮，静静停泊。它每日迎来东方第一缕朝阳，送走西方天边最后的余晖，通宵守候天空闪耀的星辰；它时刻待命，驶往神圣远方。

在这艘巨轮上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是了不起的可亲可敬的水手，他们把这艘巨轮当做自己的家，来自四面八方去往天南海北的乘客都当做自己的亲人。

铁轨，铺设在大宁河双线大桥上，经巫山站而过，通往全国各地，铁轨，是一条河流，是一脉血管。想象着，通过这条河流，可以驶往祖国各地、世界各地；通过这脉血管，巫山每个人的心脏，可以和大江南北、全国各地一起跳动。

这不是在做梦吧——高铁就要通。是的，这不是梦，这是事实。不，这是梦，这是巫山人民一个共同的美好梦想！



《高铁驶来》

卢先庆 / 摄



立冬后的三溪，暖阳高照。山上的树叶由青转紫，正在酝酿一场冬天的红色盛宴。山下流淌着溪水，两岸是茂盛的芭茅，浅紫色的芭茅花整整齐齐地矗立着，如同在雄浑的旋律中，千千万万的花穗迎风招展。忙完一天的工作，靳丽华伫立于桥头，若有所思地望着那些迎风而立的芭茅。不远处，是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郑万高铁工地。山的那边，是远在涪州的孩子。对儿子的思念如同河边的芭茅，在身体内疯狂往上蹿，直堵到喉咙口。

四年前，小靳把八个月的孩子交给父母，随着中铁十八局来到巫山三溪，一晃已是两年半。离家那天，儿子尚在熟睡。亲亲儿子长长的睫毛，在老公的催促下，她恋恋不舍地离开儿子，离开家，带着对儿子的牵挂，和老公踏上了南行的列车。

再次回家，是儿子生病住院。或许是母子连心，白上班时丽华总是心绪不宁。傍晚时分，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在电话里焦灼地说孩子高烧不退。来不及多想，请人将自己送到宜昌。到宜昌已是晚上十点多，匆匆买了一张到北京硬座，坐了十二个小时的车到涪州。下车直奔医院，带着愧疚在医院守了孩子五天。等孩子稍稍好

靳丽华的家

周善梅

转，她又背着母亲，悄悄买了回巫山的车票。孩子需要她，工作更需要她，她是高铁千千万万中轴运转中的一颗。孩子可以交给外公外婆，而轴要运转。在做母亲和干工作的艰难抉择中，她毅然坚持了后者，只是把愧疚的心留在了孩子身边。

每天和孩子视频，隔着屏幕看孩子拼七巧板。儿子问妈妈喜欢哪些图案。妈妈说我想中国地图。儿子拼了地图说我看得到妈妈，我可以找到妈妈了。儿子说的是地图上妈妈上班的地方。视频上那个“靳在咫尺”的妈妈只不过是电视上的一个影像，像孙悟空奥特曼，他们永远走不出屏幕。只能看着他们，却拉不着他们的手。一向刚强的她瞬间泪目。天长日久，她是不是只是孩子心里的一个影子。夜长难寐，她辗转反侧。

靳丽华是铁二代。童年的记忆中，大年三十，本是一家团圆的日子。爸爸却没回家，他是铁道兵，转业后在工地。小小的丽华和哥哥树华早早等着

吃团年饭。吃过团年饭，她就和哥哥就急急地往街上跑。他们要早早地占据电话亭，爸爸说过六点会给他们打电话。哥哥长得高，腿长，跑得快。

“扑通。”丽华被一块石头拌住，不小心摔在地上，这对她来说就像妈妈亲她时一个响亮的吻。可能太冷，她丝毫不觉得痛。“哥哥，等等我。”哥哥只顾门心思往前跑，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淹没了妹妹的呼叫。妈妈也从后面来了，拉起妹妹，直奔电话亭。跑在前面的哥哥够着脚，将磁卡插入电话机。等待的时间是那么漫长，终于等到了六点，等到了电话铃声，听到了爸爸熟悉的声音。妈妈拿着话筒，兄妹俩把耳朵都凑在话筒前，生怕漏掉任何一个重要信息。一根短短的电话线，将天南地北的一家四口紧密团聚。

爸爸在修路，等路修好后又赶向下一个工地。所以爸爸总是坐不上自己修的路，他一直在偏远的地方。有时一年半载回不了家。寒暑假时，妈妈会背着她，拉着哥哥，去爸爸的工地。一

